

三十二卷

淮陰侯

夏侯嬰

魏相

三十三

韓王信

灌嬰

郤吉

三十四

盧綰

張敖

黃霸

田儼

周昌

韋玄成

三十五

田橫

任敖

匡衡

樊噲

申屠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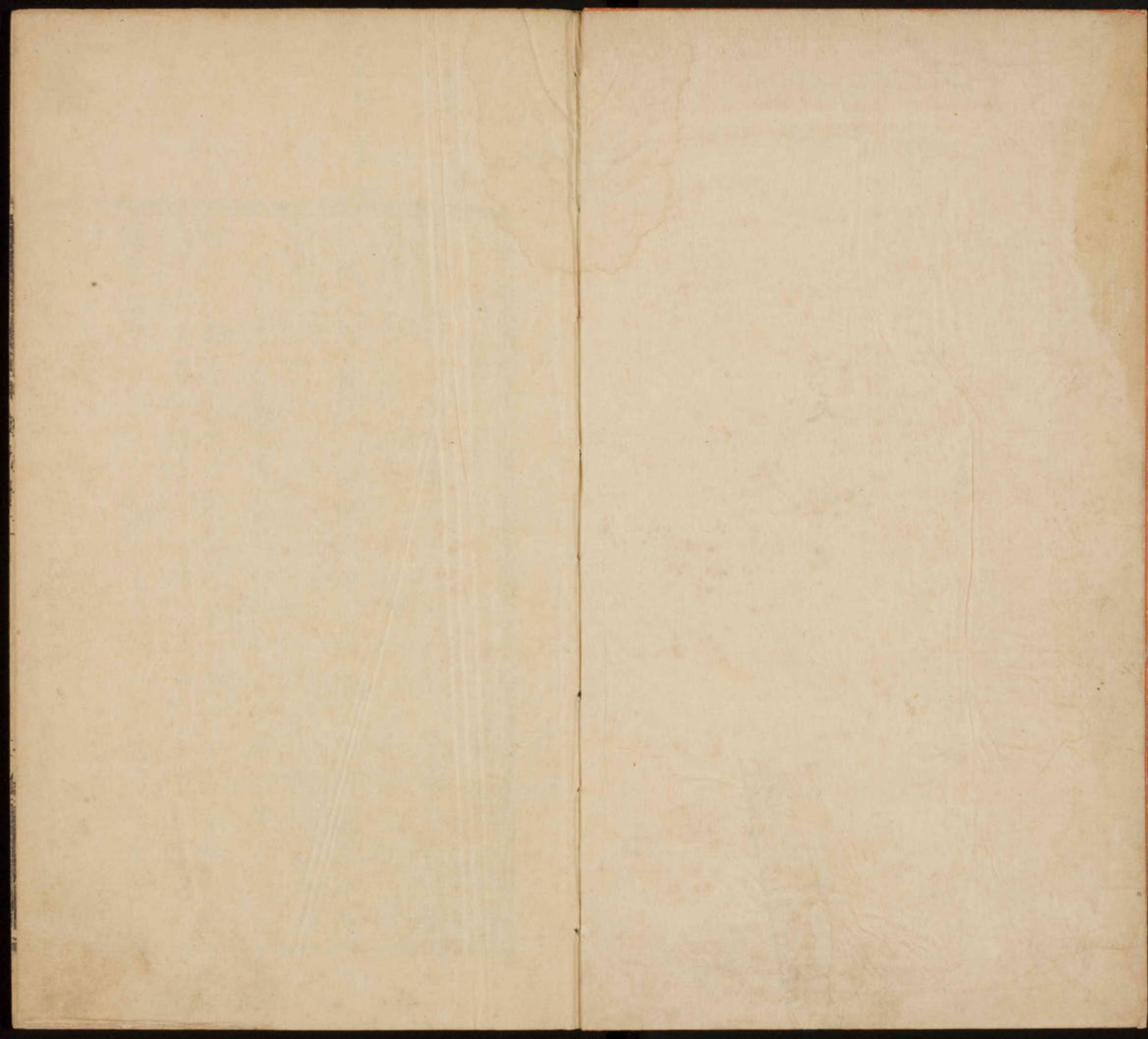
酈商

韋賢

史記

卷九十二之六

列傳卅二之六



張晏曰寄食飲謂託食於人

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淮陰侯韓信者淮陰人也

正義曰楚州淮陰縣也

始為布衣

時

無行不得推擇為吏

李奇曰無善行可推舉選擇

又不能治生商賈

常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者常數從其下鄉南昌亭長

寄食

張晏曰下鄉縣屬淮陰也○索隱曰案楚漢春秋南昌作新昌亭長者主亭之吏也

數月亭

長妻患之乃晨炊蓐食

張晏曰未起而沐蓐中食

食時信往不為具

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絕去信釣於城下

正義曰淮陰城北臨淮水昔信

去下鄉而釣於此

諸母漂

韋昭曰以水擊絮為漂故曰漂母

有一母見信飢飯

信竟漂數十日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

曰大丈夫不能自食

正義音寺

吾哀王孫而進食

蘇林曰如言公子也

○索隱曰劉德曰秦末多失國言王孫公子尊之也張晏曰字王孫非也

豈望報乎淮陰屠

伏漢書作杖

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衆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徐廣曰袴一作又云漢書作跨同耳○索隱曰跨音枯化反然尋此文作袴欲依字讀何為不通袴下即跨下也何必須要作下於是信孰視之俛出袴下正義俛音俯伏蒲北反一市人皆笑信以為怯及項梁渡淮信仗劍從之居戲下徐廣曰戲一作無所知名項梁敗又屬項羽羽以為郎中數以策干項羽羽不用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為連敖徐廣曰典客也○索隱曰李奇云楚官名張晏曰司馬也坐法當斬其輩十三人皆已斬次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為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而不斬與語大說之言於上上拜以為治粟都尉上未之奇也信數

淮陰傳

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行道亡者數十人信度何等已數言上上不我用即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上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文穎曰事猶業也張晏曰無事用信必欲爭天下沛信無所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所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終亡耳王曰吾為公以為將何曰雖為將信必不留王曰以

用策於韓信之

可

惟一作唯古曰應詞之  
嗜嗜叱唯唯書作意烏拜唯  
李高曰拜唯猶唯之古相一唯  
唯于大拜失氣之晉灼曰意烏  
意若若之拜唯歎發動之  
廢不收之唯古曰意烏晉說  
是拜唯暴拜唯歎之拜于  
忽反

信

為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  
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  
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  
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大將乃韓信也一軍皆驚  
信拜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  
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漢  
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  
父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為大王不如也然臣  
嘗事之請言項王之為人也項王暗噫叱咤千人皆廢  
張晏曰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  
廢偃也

淮陰傳

以

劉晏作抗音手引同丘凡四角  
引之引手敬回言手拜角說  
不思授之明者角說者引  
之表

故本

恭敬慈愛言語嘔嘔

音凶于反○素隱曰嘔音吁嘔嘔猶嘔嘔也漢書作姁姁鄧傳曰姁

好貌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

刑弊忍不能予

漢書音義曰不忍授

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

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有背義帝之約  
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遷逐義帝置江  
南亦皆歸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項王所過無不殘滅者  
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彊耳名雖為霸實失  
天下心故曰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  
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  
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索隱曰劉氏云用東歸之兵擊東方之敵此敵無不散敗也  
且三秦王為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

服

晉書曰秋毫備細之物也晉書  
是通作秦

晉書曰秋毫備細之物也晉書  
是通作秦

收魏河南韓殷王晉降知  
實謂曰兵共非也一王字係于  
魏河南韓殷四國之見通卷  
二集覽

新点

又欺其眾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  
唯獨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  
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豪無所  
害索隱曰案秋豪秋乃成王逸注除秦苛法與秦民約  
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  
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  
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索隱曰案  
二尺書也此云傳檄謂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  
為檄書以責所伐者  
逐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八月漢王舉兵東出陳倉正義  
曰漢王從關北定三秦漢二年出關正義曰出收魏河  
出岐州陳倉縣南韓殷王皆降合齊趙共擊楚四月至彭城漢兵敗散

淮陰傳

晉書曰傳檄  
而定不足用  
也

王平

而還信復收兵與漢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京索之間以  
故楚兵卒不能西漢之敗郤彭城正義曰兵敗散塞王  
欣翟王翳亡漢降楚齊趙亦反漢與楚和六月魏王豹  
謁歸視親疾至國即絕河關索隱曰今反漢與楚約和  
漢王使酈生說豹不下其八月以信為左丞相擊魏魏  
王盛兵蒲坂塞臨晉索隱曰塞音先得反臨晉縣名信  
乃益為疑兵漢書音義曰益張陳船欲渡臨晉劉氏云  
陳船地名在舊關之西今之朝邑非也按京兆有而伏  
船司空縣不名陳船陳船者陳列船艘欲渡河也  
兵從夏陽以木罌瓠渡軍徐廣曰罌一作在服度曰以  
木為罌如罌瓦以渡軍無船且尚密也○正義曰按韓  
信詐陳列船艘於臨晉欲渡河即此從夏陽木押罌  
渡軍襲安邑臨晉同州東都襲安邑正義曰安邑故城  
邑界夏陽在同州北渭城界

魏書曰秋毫備細之物也晉書  
是通作秦

十五 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索隱曰劉氏云夏陽舊無船豹不備

之而防臨晉耳今安定魏為河東郡正義曰理安邑縣故城是也漢

王遣張耳與信俱引兵東北擊趙代後九月破代兵禽

夏說閼與徐廣曰音余駟案李奇曰夏說代相也○索隱曰司馬彪郡國志上黨沾縣有閼與聚閼

音曷又音媽與音余又音預沾音他廉反○正義曰閼與聚城在潞州銅鞮縣西北二十里

信之下魏破代漢輒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以距楚信與張耳

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索隱曰案地理志常山石邑縣井陘山在西又穆天

子傳云至于陘山之隘趙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

也聚兵井陘口正義曰井陘故關在井州右艾縣陘東十八里即井陘口號稱二十

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

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閼與索隱曰喋音飲非也案陳湯傳喋血萬里之外也如淳

云殺人血流旁泥也常昭音徒協反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下趙此乘勝而

去國遠鬪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樵蘇

後爨漢書音義曰樵取薪也蘇取草也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

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

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

堅營勿與戰彼前不得鬪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使

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戲下願君留

意臣之計否必為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儒者也常稱義

兵不用詐謀奇計曰吾聞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戰之今

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能千里而襲我亦以罷

極今如此避而不擊後有大者何以加之則諸侯謂吾

或曰不十則不圍之不信則不戰

幻實謂注竹當作艸

要義駐下馳

怯而輕來伐我不聽廣武君策廣武君策不用韓信使  
 人間視知其不用還報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正義曰  
 井陘狹道出趙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漢書音義  
 中使選輕騎二千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葦山而望趙  
 軍如淳曰葦音蔽依山自覆蔽○索隱曰案謂令從間  
 道小路向前望見陳餘軍營即住仍須隱山自蔽勿  
 令趙軍知也蔽者蓋覆也楚漢春秋作甲山漢書誠曰趙見  
 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其  
 裨將傳飧徐廣曰音食也○索隱曰小飯曰曰今日破  
 趙會食飯曰食言破趙後乃當共飽食也諸將皆莫信  
 詳應曰諾謂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為壁且彼未見吾  
 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至阻險而還信乃使萬人

淮陰傳

將

陳六陳

世若曰殊絕之謂必死

先行出背水陳正義曰綿蔓水一名阜將一名回星自  
 地即此趙軍望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之旗鼓鼓行  
 水也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正義曰恒州鹿泉縣大戰良久  
 於是信張耳詳棄鼓旗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入之復疾  
 戰趙果空壁爭漢鼓旗逐韓信張耳韓信張耳已入水  
 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共候趙  
 空壁逐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趙軍  
 已不勝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而大驚以  
 為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不能  
 禁也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泚水上徐  
 音進禽趙王歇信乃令軍中毋殺廣武君有能生得者



購千金於是縛廣武君而致戲下者信乃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師事之諸將効首虜也索隱曰如海云効致也晉灼曰効數也鄭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為戰今予之生地皆走寧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善非臣所及也於是信問廣武君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廣武君辭謝曰臣聞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今臣敗

淮陰傳

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虜而真亡在秦而秦霸非愚於虜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也誠令成安君聽足下計若信者亦已為禽矣以不用足下故信得待耳因固問曰僕委心歸計願足下勿辭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顧恐臣計未必足用願効愚忠夫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旦而失之軍敗鄙下李音曰鄙音是身死泚上今將軍涉西河索隱曰西河當馮翊也○正義曰虜魏王禽夏說闕與一舉即同州龍門河從夏陽度者而下并陘不終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天下農夫莫敢輟耕釋耒褊衣甘食索隱曰褊音美也

忠滅亡不久故廢止作業而事美衣甘食一日傾耳以

待命者如傳曰忠滅也若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眾勞卒

罷其實難用今將軍欲舉倦弊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

欲戰恐以力不能拔情見勢屈曠日糧竭而弱燕不服

齊必距境以自彊也燕齊相持而不下則劉項之權未

有所分也若此者將軍所短也臣愚竊以為亦過矣故

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韓信曰然則何由

廣武君對曰方今為將軍計莫如案甲休兵鎮趙撫其

孤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驛兵魏都賦曰看

驛酒也索隱曰劉氏依劉逵作驛酒謂以酒食養

兵士也案史記古釋子皆如此豈亦謂以酒食驛兵士

故字西從乎北首燕路正義曰首音符向也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

淮陰傳

正義曰咫尺天八寸言其簡牘或長尺也暴其所長於燕正義曰暴音僕燕必不敢

不聽從燕已從使誼言者東告齊齊必從風而服雖有

智者亦不知為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皆可圖也兵圍

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曰善從其策發使使

燕燕從風而靡乃遣使報漢因請立張耳為趙王以鎮

撫其國漢王許之乃立張耳為趙王楚數使奇兵渡河

擊趙趙王耳韓信往來救趙因行定趙城邑發兵詣漢

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南出之苑葉間正義曰宛在鄧州葉

在許得黥布走入城臯楚又復急圍之六月漢王出城

臯東渡河獨與滕公俱從張耳軍脩武至宿傳舍晨自

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其卧内上奪其印

言耳信居一知人使之不在一也

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漢王來大驚漢王  
奪兩人軍即令張耳備守趙地拜韓信為相國收趙兵  
未發者擊齊文穎曰謂趙人未嘗見發者信引兵東未渡平原正義曰懷  
州有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韓信欲止范陽辯  
士蒯通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問使下齊寧  
有詔止將軍乎何以得毋行也且酈生一士伏軾常昭曰軾  
今小車中掉三寸之舌下齊七十餘城將軍將數萬眾  
隆起者歲餘乃下趙五十餘城為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  
乎於是信然之從其計遂渡河齊已聽酈生即留縱酒  
罷備漢守禦信因襲齊歷下軍徐廣曰齊南歷城縣遂至臨菑齊  
王田廣以酈生賣已乃亨之而走高密使使之楚請救

淮陰傳

韓信已定臨菑遂東追廣至高密西楚亦使龍且將號  
稱二十萬救齊齊王廣龍且并軍與信戰未合人或說  
龍且曰漢兵遠鬪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戰  
兵易敗散正義曰近其室家懷顧望也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  
招所亡城亡城聞其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  
客居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無戰而降也龍且  
曰吾平生知韓信為人易與耳且夫救齊不戰而降之  
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之半可得何為止遂戰與信夾  
淮水陳徐廣曰山東莞而東北流至北海都昌縣入海  
○索隱曰淮音維地理志淮水琅琊真縣東北  
至昌都而入海徐所韓信乃夜令人為萬餘囊滿盛沙  
引水經與此水不同韓信乃夜令人為萬餘囊滿盛沙  
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

易字月 李廣傳並有之  
漢書高紀七年上曰吾知子之  
引故曰身猶待之宋林曰爾本  
知字下有易字

固知信怯也遂追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  
 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龍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  
 亡去信遂追北至城陽正義曰城陽雷澤縣是也皆虜  
 楚卒漢四年遂皆降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偽詐多變  
 反覆之國也南邊楚不為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願為  
 假王便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韓信使者至發  
 書張晏曰發信使者所齎書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若來  
 佐我乃欲自立為王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  
 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  
 為守不然變生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  
 為真王耳何以假為乃遣張良往立信為齊王徐廣曰四年二

淮陰傳

月徵其兵擊楚楚已亡龍且項王恐使盱眙人武涉

曰武涉墓在盱眙城東十五里往說齊王信曰天下共苦秦久矣相與

戮力擊秦秦已破計功割地分土而王之以休士卒今  
 漢王復興兵而東侵人之分奪人之地已破三秦引兵  
 出關收諸侯之兵以東擊楚其意非盡吞天下者不休  
 其不知厭足如是之甚也且漢王不可必身居項王掌  
 握中數矣正義曰數色度反項王憐而活之然得脫輒倍約復  
 擊項王其不可親信如此今足下雖自以與漢王為厚  
 交為之盡力用兵終為之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須臾至  
 今者以項王尚存也當今二主之事權在足下足下右  
 投則漢王勝左投則項王勝項王今日亡則次取足下

淮陰傳

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與楚連和，參分天下，王之。今釋此時而自必於漢以擊楚，且為智者固若此乎？韓信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張晏曰：郎中宿衛執戟人也。言不聽畫，不用故倍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眾，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故吾得以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幸為信謝。項王武涉已去，齊人蒯通知天下權在韓信，欲為奇策而感動之，以相人。說韓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韓信曰：先生相人，何如？對曰：貴賤在於骨法，憂喜在於容色，成敗在於決斷。以此參之，萬不失一。韓信曰：善。先生相寡人，何如？對曰：願少間。信曰：左右去矣。通曰：相君之

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

張晏曰：背畔則

大韓信曰：何謂也？蒯通曰：天下初發難也，俊雄豪傑連

號，壹呼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處，漂至風起，當此

之時，憂在亡秦而已。今楚漢分爭，使天下無罪之人，肝

膽塗地，父子暴骸骨於中野，不可勝數。楚人起彭城，轉

鬪逐北，至於滎陽，乘利席卷，威震天下。然兵困於京索

之間，迫西山而不能進者二年於此矣。漢王將數十萬

之眾，距鰲碓，阻山河之險，一日數戰，無尺寸之功。折北

不救。張晏曰：折，北也。北，奔北也。敗滎陽，傷城臯。張晏曰：於城臯，傷臯也。臯，黃曰：謂軍折傷也。

遂走宛葉之間。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夫銳氣挫於險

塞，而糧食竭於內府，百姓罷極，怨望容容，無所倚，以臣

蚩敗北之

建 燦下煙

容傷之 不事之

料之其勢非天下之賢聖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兩  
主之命懸於足下足下為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  
披腹心輸肝膽効愚計恐足下不能用也誠能聽臣之  
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參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  
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衆據疆齊從燕趙出  
空虛之地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鄰正義曰鄰音向齊國在東故曰西向  
也為百姓請命正義曰止楚漢之戰則天下風走而響  
應矣孰敢不聽割大弱疆以立諸侯諸侯已立天下服  
聽而歸德於齊案齊之故有膠泗之地懷諸侯之德深  
拱揖讓則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於齊矣蓋聞天與弗  
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孰慮之韓信

淮陰傳

曰漢王遇我甚厚載我以其車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  
食吾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  
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豈可以鄉利倍義乎蒯生  
曰足下自以為善漢王欲建萬世之業臣竊以為誤矣  
始常山王成安君為布衣時相與為刎頸之交後爭張  
騫陳澤之事二人相怨常山王背項王奉項嬰頭而竄  
逃歸於漢王漢王借兵而東下殺成安君泝水之南頭  
足異處卒為天下笑此二人相與天下至驩也然而卒  
相禽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欲行  
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  
大於張騫陳澤故臣以為足下必漢王之不危已亦誤

國子監開下天子者老字牙牙  
序曰亦曰向無姓  
年名研字文字  
檢大意高鳥盡而良弓藏  
皆見此書

矣大夫種范蠡存亡越霸句踐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  
獸已盡而獵狗亨夫以交友言之則不如張耳之與成  
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則不過大夫種范蠡之於句踐  
也此二人者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勇略震  
主者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臣請言大王功略足下  
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引兵下井陘誅成安君徇趙脅  
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二十萬東殺龍且西鄉以報此  
所謂功無一於天下而略不世出者也今足下戴震主  
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  
欲持是安歸乎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  
天下竊為足下危之韓信謝曰先生且休矣吾將念之

淮陰傳

後數日蒯通復說曰夫聽者事之候也計者事之機也  
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聽不失一二者不可亂以  
言計不失本末者不可紛以辭夫隨所養之役者失萬  
乘之權守僂石之祿者晉灼曰楊雄方言海岱之間名  
僂為得之如受鯀魚石罌不過一二石耳一說  
名小罌為僂石如受鯀魚石罌不過一二石耳一說  
一僂與一斛之餘○索隱曰僂音都監石石斗也蘇林曰齊人  
僂音胎 闕卿相之位故知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害  
也審毫釐之小計遺天下之大數智誠知之決弗敢行  
者百事之禍也故曰猛虎之猶豫不若蜂蠆之致螫義  
音 騏驥之踟躕徐廣曰踟  
一作踟也不如駑馬之安步孟賁之狐  
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  
瘖聵之指麾也索隱曰鄭氏吟音  
巨蔭反又音琴此言貴能行之夫功

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時乎時不再來願  
足下詳察之韓信猶豫不忍倍漢又自以為功多漢終  
不奪我齊遂謝蒯通蒯通說不聽已詳狂為巫徐廣曰  
不用蒯通蒯通曰夫迫於細苛者不可與圖大事拘於  
臣虜者固無君王之意說不聽因去詳狂也○索隱曰  
案漢書及戰國漢王之困固陵用張良計召齊王信遂  
將兵會垓下項羽已破高祖襲奪齊王軍徐廣曰以齊  
齊郡漢五年正月徙齊王信為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  
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張華曰漂母家在泗南岸及下鄉南昌亭長賜  
百錢曰公小人也為德不卒召辱已之少年令出胯下  
者以為楚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我寧  
不能殺之邪殺之無名故忍而就於此項王亡將鍾離

淮陰傳

家下家

初去

昧家在伊盧徐廣曰東海胸縣有伊盧鄉駟案常昭曰  
志○正義曰括地志云中盧在義清縣北二十里李春  
秋時盧戎之國也秦謂之伊盧漢為中盧縣項羽之將  
鍾離昧家在章昭及素與信善項王死後亡歸信漢王  
怨昧聞其在楚詔楚捕昧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  
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高帝以陳平計天子巡  
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游雲夢  
實欲襲信信弗知高祖且至楚信欲發兵反自度無罪  
欲謁上恐見禽人或說信曰斬昧謁上上必喜無患信  
見昧計事昧曰漢所以不擊取楚以昧在公所若欲捕  
我以自媚於漢吾今日死公亦隨手亡矣乃罵信曰公  
非長者卒自剄信持其首謁高祖於陳上令武士縛信

史記卷九十一

十四



漢書卷之六十五

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亨張晏曰狡猶猾  
春秋作郊虎戰國策曰東郭逄海內狡虎也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  
 天下已定我固當亨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至雒陽  
 赦信罪以為淮陰侯信知漢王畏惡其能常稱病不朝  
 從信由此日怨望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信常過樊  
 將軍噲噲跪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  
 笑曰生乃與噲等為伍上常從容與信言諸將能不各  
 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  
 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  
 何為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  
 所以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陳豨拜

淮陰傳

明曰有罪而居作者為徒故有陳而後入官者為奴

兵

為鉅鹿守徐廣曰表云為趙相國將兵守代也辭於淮陰侯淮陰侯挈其  
 手辟左右與之步於庭仰天嘆曰子可與言乎欲與子  
 有言也豨曰唯將軍令之淮陰侯曰公之所居天下精  
 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陛下必不  
 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二至必怒而自將吾為公從中起  
 天下可圖也陳豨素知其能也信之曰謹奉教漢十一  
 年陳豨果反上自將而往信病不從陰使人至豨所曰  
 第舉兵吾從此助公信乃謀與家臣夜詐詔赦諸官徒  
 奴欲發以襲呂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報其舍人得罪  
 於信索隱曰案留灼曰楚漢春秋云謝公也豨氏案功臣表云悼陽侯樂說淮陰舍人告信反者未知孰是  
 信囚欲殺之舍人第上變告信欲反狀於呂后呂后

欲召恐其黨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上所來言  
 豨已得死列侯群臣皆賀相國給信曰雖疾疆入賀信  
 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正義曰長樂宮懸鍾之室信方  
 軌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計乃為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  
 遂夷信三族高祖已從豨軍來至見信死且喜且憐之  
 問信死亦何言呂后曰信言恨不用蒯通計高祖曰是  
 齊辯士也乃詔齊捕蒯通蒯通至上曰若教淮陰侯反  
 乎對曰然臣固教之豎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於此  
 如彼豎子用臣之計陛下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亨之  
 通曰嗟乎冤哉亨也上曰若教韓信反何冤對曰秦之  
 網絕而維弛山東大擾異姓並起英俊烏集秦失其鹿

淮陰傳

天下共逐之張晏曰以鹿喻帝位也於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  
 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當是時臣唯獨知  
 韓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銳精持鋒欲為陛下所為者  
 甚衆顧力不能耳又可盡亨之邪高帝曰置之乃釋通  
 之罪

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為余言韓信雖為布衣時  
 其志與眾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  
 旁可置萬家余視其冢良然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  
 伐已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勲可以比周召太  
 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  
 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餘

索隱述贊曰

君臣一體

自古所難

相國深薦

策拜登壇

沉沙決水

拔幟傳殮

與漢漢重

歸楚楚安

三分不議

偽遊可嘆

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史記九十二

韓王信盧縮列傳第三十三

附陳綿

史記九十三

韓王信者

徐廣曰一云信都。索隱曰楚漢春秋云韓王信都忠謬也。諸書不言有韓信都。案韓王

信初為韓司徒後說云申徒因誤以為韓王名耳。

故韓襄王孽孫也

張晏曰孺子為孽。

索隱曰何休注公羊以為孽賤子猶樹之有孽生也。漢書朝錯云孽子悼東王是也。

長八尺五寸

及項梁之立楚後懷王也燕齊趙魏皆已前王唯韓無

有後故立韓諸公子橫陽君成

正義曰故橫城在宋州宋城縣西南三十里。

為韓王

徐廣曰二年六月也。都陽程。欲以撫定韓故地項梁敗死定

陶成犇懷王沛公引兵擊陽城

正義曰河南縣也。使張良以韓

司徒

徐廣曰他本多作申徒。申與司聲相近。字由此雜亂耳。今有申徒云是司徒之後。言司聲轉為申。

降下韓故地得信以為韓將將其兵從沛公入武關沛

公立為漢王韓信從入漢中廼說漢王曰項王王諸將

近地而王獨遠居此此左遷也士卒皆山東人跋而望

歸及其鋒東嚮文穎曰鋒銳欲東向○索隱曰跋音企起踵也鄭氏云鋒軍中將士氣鋒常指

王皆就國韓王成以不從無功不遣就國更以為列侯○其氣鋒銳欲東也○正義曰跋音岐

信為韓王先拜信為韓大尉將兵略韓地項籍之封諸

王皆就國韓王成以不從無功不遣就國更以為列侯

信畧韓地廼令故項籍游吳時吳令鄭昌徐廣曰元年十一月誅成黜案漢書曰封及聞漢遣韓為穰侯○索隱曰地理志穰縣屬南陽

至河南韓信急擊韓王昌陽城昌降漢王廼立韓信為

韓王徐廣曰二年常將韓兵從三年漢王出滎陽韓王信

周苛等守滎陽及楚敗滎陽信降楚已而得亡復歸漢

漢復立以為韓王竟從擊破項籍天下定五年春遂與

剖符為韓王王潁川明年春徐廣曰即五年之二月上

以韓信材武所王北近鞏洛南迫宛葉東有淮陽皆天

下勁兵處廼詔徙韓王信王太原以北備禦胡都晉陽

信上書曰國被邊李奇曰被音被馬也匈奴數入晉陽正義曰去

塞遠請治馬邑正義曰朔州上許之信乃徙治馬邑秋匈奴

冒頓大圍信索隱曰冒音墨又云莫報反信數使使胡求和解漢發

兵救之疑信數間使有二心使人責讓信信恐誅因與

匈奴約共攻漢反以馬邑降胡擊太原七年冬上自往

擊破信軍銅鞮正義曰潞州縣斬其將王喜信亡走匈奴與其

將白土人張晏曰白土縣名屬上郡曼丘臣王黃等立趙苗裔趙利

冒頓大圍信索隱曰冒音墨又云莫報反信數使使胡求和解漢發

兵救之疑信數間使有二心使人責讓信信恐誅因與

匈奴約共攻漢反以馬邑降胡擊太原七年冬上自往

擊破信軍銅鞮正義曰潞州縣斬其將王喜信亡走匈奴與其

冒頓大圍信

之被

信

為王復收信敗散兵而與信及冒頓謀攻漢匈奴使左

右賢王將萬餘騎與王黃等屯廣武以南正義曰廣武故城在代州

界也馬門縣至晉陽與漢兵戰漢大破之追至于離石正義曰石

州後復破之匈奴復聚兵樓煩正義曰馬門郡樓煩縣西北漢令

車騎擊破匈奴匈奴常敗走漢乘勝追北聞冒頓居代

上谷正義曰今媯州高皇帝居晉陽使人視冒頓還報曰可擊

上遂至平城正義曰朔州定襄縣是也上出白登服虔曰白登臺名去平城七里如淳

曰平城旁之高地若丘陵也○索隱曰案北疆記桑乾河北有白登山冒頓圍漢高之所今猶有壘壁

匈奴騎圍上上乃使人厚遺閼氏正義曰於連反又音燕氏音支單于嫡妻

號若閼氏乃說冒頓曰今得漢地猶不能居且兩主不相

韓信 盧 趙 傳

厄居七日胡騎稍引去時天大霧漢使人往來胡不

覺護軍中尉陳平言上曰胡者全兵漢書音義曰言唯引矛無雜仗也

請令彊弩傳兩矢外嚮索隱曰徐行出圍入平城漢救

兵亦到胡騎遂解去漢亦罷兵歸韓信為匈奴將兵往

來擊邊漢十年信令王黃等說誤陳豨十一年春故韓

王信復與胡騎入居參合蘇林曰代地也○正義曰距

漢漢使柴將軍擊之鄧展曰柴奇也○索隱曰應劭曰

子應劭說為得遺信書曰陛下寬仁諸侯雖有畔亡而

復歸輒復故位號不誅也大王所知今王以敗亡走胡

非有大罪急自歸韓王信報曰陛下擢僕起閭巷南面

稱孤此僕之幸也滎陽之事僕不能死囚於項籍此一

罪也及寇攻馬邑僕不能堅守以城降之此二罪也今

誤稀言今稀反

反為寇將兵與將軍爭一旦之命此三罪也夫種蠡無一罪身死亡文穎曰大夫種范蠡也今僕有二罪於陛下而欲求

活於世此伍子胥所以償於吳也索隱曰蘇林曰償音奮張晏曰償匣介也

○正義曰信知歸漢必死故引子胥以為辭今僕亡匿山谷間旦暮乞貸蠻

夷僕之思歸如痿人不忘起索隱曰痿音耳誰反舊音耳

帝即位痿痺是也帝即位痿痺是也盲者不忘視也勢不可耳遂戰柴將

軍屠參合斬韓王信信之入匈奴與太子俱及至頽當

城漢書音義曰縣名生子因名曰頽當韓太子亦生子

命曰嬰至孝文十四年頽當及嬰率其眾降漢漢封頽

當為弓高侯地理志河間有弓高縣也○索隱曰漢嬰

為襄城侯索隱曰案服虔云縣名功臣表屬魏郡吳楚軍時弓高侯功冠

韓信 盧縮傳

諸將徐廣曰傳子至孫孫無子失侯嬰孫以不敬失侯

元朔四年不敬國除徐廣曰表云嬰子澤之頽當孽孫韓嫣漢書音義曰音

隱曰音偃又並通反又休延反並通貴幸名富顯於當世其弟說再封數

稱將軍卒為案道侯子代徐廣曰名長君歲餘坐法死後歲餘

說孫曾徐廣曰長君之子也○索隱曰索博物志字季君也拜為龍雒侯續說後

表索隱曰雒五格反作雒音洛龍雒縣名○正義曰史記

封龍雒侯以酎金一免元封元年擊東越有功封按道

侯征和二年孫子曾復封為龍額侯漢書功臣表云武

後元年說孫紹封龍額侯漢表是也

盧縮者豐人也與高祖同里盧縮親與高祖太上皇相

愛如淳曰親及生男高祖盧縮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賀

兩家及高祖盧縮壯俱學書又相愛也里中嘉兩家親

相愛生子同日壯又相愛復賀兩家羊酒高祖為布衣  
時有吏事辟匿盧綰常隨出入上下及高祖初起沛盧  
綰以客從入漢中為將軍常侍中從東擊項籍以大尉  
常從出入卧内衣被飲食賞賜羣臣莫敢望雖蕭曹等  
特以事見禮至其親幸莫及盧綰綰封為長安侯長安  
故咸陽也正義曰秦咸陽在渭北長安在渭南蕭何起未央宮處也漢五年冬以破  
項籍乃使盧綰別將與劉賈擊臨江王共尉破之李其  
子戴七月還從擊燕王臧荼臧荼降高祖已定天下諸侯  
非劉氏而王者七人欲王盧綰為群臣臧荼如海曰臧  
決望猶怨也黃曰臧謂拒臧而怨望也韋昭曰臧猶及  
義也○索隱曰臧望猶怨望也又音企帝昭音冀  
盧臧荼乃下詔諸將相列侯擇羣臣有功者以為燕王

韓信盧綰傳

群臣知上欲王盧綰皆言曰大尉長安侯盧綰常從平  
定天下功最多可王燕詔許之漢五年八月廼立盧綰  
為燕王諸侯王得幸莫如燕王漢十一年秋陳豨反代  
地高祖如邯鄲擊豨兵燕王綰亦擊其東北當是時陳  
豨使王黃求救匈奴燕王綰亦使其臣張勝於匈奴言  
豨等軍破張勝至胡故燕王臧荼子衍出亡在胡見張  
勝曰公所以重於燕者以習胡事也燕所以久存者以  
諸侯數反兵連不決也今公為燕欲急滅豨等已盡次  
亦至燕公等亦且為虜矣公何不令燕且緩陳豨而與  
胡和事寬得長王燕即有漢急可以安國張勝以為然  
乃私令匈奴助豨等擊燕燕王綰疑張勝與胡反上書

陳豨

請族張勝勝還具道所以為者燕王寤乃詐論他人脫勝家屬使得為匈奴間而陰使范齊之陳豨所欲令又亡晉灼曰使陳豨又亡畔連兵勿決漢十二年東擊黠布豨常將兵居代漢使樊噲擊斬豨其裨將降言燕王縮使范齊通計謀於豨所高祖使使召盧縮縮稱病上又使辟陽侯食其御史大夫趙堯往迎燕王因驗問左右縮愈恐閉匿謂其幸臣曰非劉氏而王獨我與長沙耳往年春漢族淮陰夏誅彭越皆呂后計今上病屬任呂后呂后婦人專欲以事誅異姓王者及大功臣廼遂稱病不行其左右皆亡匿語頗泄辟陽侯聞之歸具報上上益怒又得匈奴降者言張勝亡在匈奴為燕使於是上

韓信盧縮傳

手

曰盧縮果反矣使樊噲擊燕燕王縮悉將其宮人家屬騎數千居長城下候伺幸上病愈自入謝四月高祖崩盧縮遂將其眾亡入匈奴匈奴以為東胡盧王縮為蠻夷所侵奪常思復歸居歲餘死胡中高后時盧縮妻子亡降漢會高后病不能見舍燕邸為欲置酒見之高后竟崩不得見盧縮妻亦病死孝景中六年盧縮孫他之以東胡王降如淳曰為東胡王來封為亞谷侯徐廣曰惡正義漢表在河內陳豨者宛胸人也索隱曰地理志屬濟陰下又云梁人是豨先生之說及高祖七年冬韓王信反入匈奴上至平城還乃封豨為列侯徐廣曰功臣表曰陳豨以特將卒五百人前元

年從宛胸至霸上為侯以游擊將軍別定代已



破賊荼封豨為陽夏侯以趙相國將監趙代邊兵邊兵皆屬焉豨常告歸過趙趙相周昌見豨賓客隨之者千餘乘邯鄲官舍皆滿豨所以待賓客如布衣交皆出客下正義曰禮之不用富貴自尊大豨還之代周昌廼求入見見上具言豨賓客盛其擅兵於外數歲恐有變上乃令人覆案豨客居代者財物諸不法事多連引豨豨恐陰令客通使王黃曷丘臣所正義曰二人韓王信將及高祖七年七月太上皇崩使人召豨豨稱病甚九月遂與王黃等反自立為大王劫略趙代上聞廼赦趙代吏人為豨所誣誣劫略者皆赦之上自往至邯鄲喜曰豨不南據漳水北守邯鄲知其無能為也趙相奏斬常山守尉曰常山二十五城豨反

韓信 盧紹傳

曲逆 趙高 案地 兵義

集覽三四通無別音惟趙高力強通宏遠存謀能陳法曲逆句反逆音過程本高漢繫案案陳平封曲逆侯或讀曲逆如過應云云曲逆當知字讀不音高音之詳在韓信傳

亡其二十城上問曰守尉反乎對曰不反上曰是力不足也赦之復以為常山守尉上問周昌曰趙亦有壯士可令將者乎對曰有四人四人謁上慢罵曰豎子能為將乎四人慙伏上封之各千戶以為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功未徧行今此何功而封上曰非若所知陳豨反邯鄲以此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武帝奏有有小警輒露檄插羽飛羽檄之意也黜察推此言則以鳥羽插檄書謂之羽檄取其急速若飛鳥也未有至者今唯獨邯鄲中兵耳吾胡愛四千戶封四人以尉趙子弟皆曰善於是上曰陳豨將誰曰王黃曷丘臣皆故賈人上曰吾知之矣廼各以千金購黃臣等十一年冬漢兵擊斬陳豨將侯敞王黃於曲逆下正義曰定州北平縣東南

尉康通

今今

十五里蒲陰故城是也破豨將張春于聊城正義曰博州縣斬首萬餘大

尉勃入定太原代地十二月上自擊東垣東垣不下卒

罵上東垣降卒罵者斬之不罵者黥之更命東垣為真

定王黃昇丘臣其麾下受購賞之皆生得以故陳豨軍

遂敗上還至洛陽上曰代居常山北趙廼從山南有之

遠廼立子恒為代王徐廣曰十一年正月都中都正義曰中都故

縣西南十二里代鴈門皆屬代高祖十二年冬樊噲軍卒追斬

豨於靈丘正義曰蔚州是

太史公曰韓信盧綰非素積德累善之世微一時權變

以詐力成功遭漢初定故得列地南面稱孤內見疑疆

大外倚蠻貊以為援是以日疏自危事窮智困卒赴匈

韓信盧綰傳

列傳通

奴豈不哀哉陳豨梁人其少時數稱慕魏公子及將軍  
守邊招致賓客而下士名聲過實周昌疑之疵瑕頗起  
懼禍及身邪人進說遂陷無道於戲悲夫夫計之生孰  
成敗於人也深矣

索隱述贊曰

韓襄遺孽

始從漢中

剖符南面

徒邑北通

類當歸國

龍額有功

盧綰親愛

羣臣莫同

舊燕是王

東胡計窮

寫

自序傳抄云田氏後齊之後而承年列項俱起不年漢而年楚故在此漢書列傳第三

田儋列傳第三十四

史記九十四

田儋者狄人也

徐廣曰今樂安臨濟縣也。○正義曰淄州高苑縣西北狄故縣城。故齊

王田氏族也儋從弟田榮榮弟田橫皆豪宗彊能得人

索隱曰儋子市從弟榮榮子廣榮弟橫各適為王榮并王三齊陳涉之初起王楚也使

周市略定魏地北至狄狄城守田儋詳為縛其奴從少

年之廷欲謁殺奴服虔曰右殺奴婢皆告官儋欲殺令故詐縛奴而以謁也見狄令

因擊殺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亟古之

建國儋田氏當王遂自立為齊王徐廣曰二世元年九月也發兵以

擊周市周市軍還去田儋因率兵東略定亟地秦將章

邯圍魏王咎於臨濟急魏王請救於齊齊王田儋將兵

救魏徐廣曰二年六月章邯夜銜救擊大破齊魏軍殺田儋於

此云從弟榮下五牙榮本詳

亟齊字之

臨濟下僭弟田榮收僭餘兵走東阿齊人聞王田儋死  
廼立故齊王建之弟田假為齊主田角為相田間為將  
以距諸侯田榮之走東阿章邯追圍之項梁聞田榮之  
急廼引兵擊破章邯軍東阿下章邯走而西項梁因追  
之而田榮怒齊之立假廼引兵歸擊逐齊王假假亡走  
楚齊相角亡走趙角弟田間前求救趙因留不敢歸田  
榮乃立田儋子市為齊王徐廣曰二榮相之田橫為將  
平齊地項梁既追章邯兵益盛項梁使使告趙齊  
發兵共擊章邯田榮曰使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間廼  
肯出兵楚懷王曰田假與國之王窮而歸我殺之不義  
趙亦不殺田角田間以市於齊齊曰蝮螫手則斬手螫

足則斬足何者為害於身也

應劭曰蝮一名虺螫人手足則割去其肉不然則致

死○索隱曰蝮音方伏反螫音腫及音釋○正義曰按

蝮毒蛇長二三丈嶺南北有之虺長一二尺頭腹皆一

通說文云虺博三寸首大如擘手大指也音步歷反今田假田角田間於楚趙非

直手足戚也文穎曰言將士身非手足憂何故不殺且

秦復得志於天下則齟齬用事者墳墓矣如淳曰齟齬

隱曰齟音蠟齬音訕齟側齒也○正義曰按秦重得

志非但辱身墳墓亦發掘矣若子胥鞭荆平王墓一云

墳墓言楚趙不聽齊亦怒終不肯出兵章邯果敗殺項

梁破楚兵楚兵東走而章邯渡河圍趙於鉅鹿項羽往  
救趙由此怨田榮項羽既存趙降章邯等西屠咸陽滅  
秦而立侯王也廼徙齊王田市更王膠東治即墨齊將  
田都從共救趙因入關故立都為齊王治臨淄故齊王

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兵降  
 項羽項羽立田安為濟北王治博陽田榮以負項梁不  
 肯出兵助楚趙攻秦故不得王趙將陳餘亦失職不得  
 王二人俱怨項王項王既歸諸侯各就國田榮使人將  
 兵助陳餘令反趙地而榮亦發兵以距擊田都田都亡  
 走楚田榮留齊王市無令之膠東市之左右曰項王彊  
 暴而王當之膠東不就國必危市懼廼亡就國田榮怒  
 追擊殺齊王市於即墨還攻殺濟北王安於是田榮廼  
 自立為齊王盡并三齊之地索隱曰田市王膠東田項  
 都王齊田安王濟北  
 王聞之大怒廼北伐齊王田榮兵敗走平原徐廣曰  
 月○正義曰平原人殺榮項王遂燒夷齊城郭所過者  
 平原德州也

田儉傳

盡屠之徐廣曰立故  
 王田假也齊人相聚畔之榮弟橫收齊散兵  
 得數萬人反擊項羽於城陽徐廣曰假走楚楚殺之○  
 正義曰城陽濮州雷澤是  
 而漢王率諸侯敗楚入彭城項羽聞之廼釋齊而歸擊  
 漢於彭城因連與漢戰相距滎陽以故田橫復得收齊  
 城邑徐廣曰  
 四月立田榮子廣為齊王而橫相之專國政政  
 無巨細皆斷於相橫定齊三年漢王使酈生往說下齊  
 王廣及其相國橫橫以為然解其歷下軍漢將韓信引  
 兵且東擊齊齊初使華無傷田解軍於歷下以距漢漢  
 使至廼罷守戰備縱酒且遣使與漢平漢將韓信已平  
 趙燕用蒯通計度平原襲破齊歷下軍因入臨淄齊王  
 廣相橫怒以酈生賣已而亨酈生齊王廣東走高密徐  
 廣

漢書古注三縱政之言  
 竟而飲酒也

日高相橫走博陽守相田光走城陽將軍田既軍於膠  
東楚使龍且救齊齊王與合軍高密漢將韓信與曹參  
破殺龍且徐廣曰四月虜齊王廣漢將灌嬰追得齊守相  
田光至博陽而橫聞齊王死自立為齊王還擊嬰嬰敗  
橫之軍於贏下晉灼曰泰山贏縣也○正義曰故田橫  
亡走梁歸彭越彭越是時居梁地中立且為漢且為楚  
韓信已殺龍且因令曹參進兵破殺田既於膠東使灌  
嬰破殺齊將田吸於千乘正義曰千乘故城在淄川韓信  
逐平齊乞自立為齊假王徐廣曰二月也漢因而立之後歲餘  
漢滅項籍漢王立為皇帝以彭越為梁王田橫懼誅而  
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常昭曰海中山曰島

田儉傳

海縣有島山去岸八十里高帝聞之以為田橫兄弟本定齊齊人賢  
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收後恐為亂廼使使赦田橫罪  
而召之田橫因謝曰臣亨陛下之使酈生今聞其弟酈  
商為漢將而賢臣恐懼不敢奉詔請為庶人守海島中  
使還報高皇帝廼詔衛尉酈商曰齊王田橫即至人馬  
從者敢動搖者致族夷廼復使使持節具告以詔商狀  
曰田橫來大者王小者廼侯耳不來且舉兵加誅焉田  
橫廼與其客二人乘傳詣雒陽如博曰四馬下足為乘傳未至三十  
里至尸鄉廼置應劭曰尸鄉在偃師田謝使者曰人  
臣見天子當洗沐止留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  
稱孤今漢王為天子而橫廼為亡虜而北面事之其恥

固已甚矣且吾亨人之兄與其弟併有而事其主縱彼  
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我我獨不媿於心乎且陛下所以  
欲見我者不過欲一見吾面貌耳今陛下在洛陽今斬  
吾頭馳三十里間形容尚未能敗猶可觀也遂自刎令  
客奉其頭正義曰奉音捧從使者馳奏之高帝高帝曰嗟乎有  
必也夫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不賢乎哉為之流  
涕而拜其二客為都尉發卒二千人以王者禮葬田橫  
正義曰齊田橫墓在偃師西十五里崔豹古今注云燕  
露蒿里送哀歌也出自橫門人橫自殺門人傷之而作  
悲歌言人命如燕上露易稀滅至李延年乃分為二曲  
燕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逝者歌之  
俗呼為挽歌既葬二客穿其冢旁孔皆自刎下從之高帝聞  
之廼大驚以田橫之客皆賢吾聞其餘尚五百人在海

田儉傳

中使使召之至則聞田橫死亦皆自殺於是廼知田橫  
兄弟能得士也

太史公曰甚矣蒯通之謀亂齊驕淮陰其卒亡此兩人

韓信田橫蒯通者善為長短說說之短則短說之故戰國策亦名曰短論戰國之權變為八十一首漢書曰號為雋

隱曰書名也雋音松充反通善齊人安期生安期生嘗干項羽項羽  
不能用其筴已而項羽欲封此兩人兩人終不肯受亡

去田橫之高節賓客慕義而從橫死豈非至賢余因而  
列焉無不善畫者莫能圖何哉索隱曰言天下非無善

橫及其黨慕義死節之事何故哉數畫人不知畫此也

索隱述贊曰

秦項之際 天下交兵 六國樹黨  
 自置豪英 田儋殞寇 立市相榮  
 楚封王假 齊破鄰生 兄弟更王  
 海島傳聲

田儋列傳第三十四 史記九十四

自序傳抄云此以下皆漢家大臣之先後之序又可觀焉月漢書列傳十一

樊鄴滕灌列傳第三十五 史記九十五

舞陽侯正義曰舞陽在許州舞縣東十里樊噲者正義曰音快又吉外反沛人也

徐州縣以屠狗為事正義曰時人食狗亦與羊豕同故會專屠以賣之與高祖

俱隱初從高祖起豐攻下沛高祖為沛公以噲為舍人

從攻胡陵方與正義曰音房還守豐擊泗水監豐下索隱曰案

監者秦時御史監郡也豐下豐縣之下也正義曰泗水郡名破之復東定沛破泗水

守薛西索隱曰謂破其守於薛縣之西也與司馬尼戰碭東張晏曰秦

義曰秦將章邯司馬尼又碭宋州縣也郤敵斬首十五級賜爵國大夫文穎曰

即日官大夫也常從沛公擊章邯軍濮陽攻城先登

斬首二十三級賜爵列大夫文穎曰即公大夫爵第七復常從從攻

城陽徐廣曰年表二年七月破秦軍濮陽東屠城陽○  
正義曰按城陽近濮陽而漢書作陽城大錯誤



先登下戶牖

正義曰戶牖汴州東陳留縣東北九十一里東昏故城是破李由軍斬

首十六級賜上間爵

孟康曰不在二十爵中如執圭執

秋曰魏文侯東勝齊於長城天子賞文侯以上間爵○

引呂氏春秋證上從攻圍東郡守尉於成武正義曰成

也郤敵斬首十四級捕虜十一人賜爵五大夫從擊秦

軍出亳南

索隱曰案亳湯所都今河南偃師有湯亳是

里河間守軍於扛里

正義曰地名破之擊破趙賁軍開

封

正義曰汴州縣也北以郤敵先登斬候一人首六十八級捕

虜二十七人賜爵卿從攻破揚熊軍於曲遇

索隱曰曲

邑名也○正義曰曲丘兩反遇攻宛陵索隱曰地理志

正義曰宛陵故城在鄭州先登斬首八級捕虜四十四

樊鄴滕灌傳

人賜爵封號賢成君

徐黃曰時賜爵有執帛執圭又有

功則賜封列侯駟案張晏曰食祿比封君而無邑

秦制列侯乃有封爵也○索隱曰小顏云楚漢之際權

設寵榮假其位號或得邑地或空受爵從攻長社轅轅

也十里東攻秦軍於尸南

正義曰在攻秦軍於犍正義曰

魯山縣破南陽守齮於陽城東攻宛城先登西至鄴正義

曰鄴音擲在鄧州新以郤敵斬首二十四級捕虜四十

人賜重封

張晏曰乃益祿也如淳曰正爵名也

也小顏以為重封者攻武關至霸上斬都尉一人首十

級捕虜百四十六人降卒二千九百人項羽在戲下欲

攻沛公沛公從百餘騎因項伯面見項羽謝無有閉關

事項羽既饗軍士中酒張晏曰酒酣也亞父謀欲殺沛公令項

莊拔劍舞坐中欲擊沛公項伯常有蔽之時獨沛公與

張良得入坐樊噲在營外聞事急乃持鐵盾入到營營

衛止噲噲直撞入漢書音義曰撞音如撞鍾立帳下徐廣

曰一本立帷下頃目而視皆皆血出項羽目之問為誰張良曰沛公參乘

樊噲項羽曰壯士賜之卮酒彘有噲既飲酒拔劍切肉

食盡之項羽曰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辭豈特卮酒

乎且沛公先入定咸陽暴師霸上以待大王正義曰時羽未為王

史追書大王今日至聽小人之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下

解正義曰紀買反心疑大王也項羽默然沛公如廁麾

樊噲去既出沛公留車騎獨騎一馬與樊噲等四人步

樊噲傳

從從間道山下歸走霸上軍而使張良謝項羽項羽亦

因遂已無誅沛公之心矣是日微樊噲竝入營請讓項

羽沛公事幾殆索隱曰謂責也亦或作明日項羽入屠

咸陽立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噲爵為列侯號臨武侯正義

曰桂陽臨武縣也遷為郎中從入漢中還定三秦別擊西丞白

水北徐廣曰隴西有西縣白水在武都駟案如淳曰皆

似秦將名也索隱曰案西謂隴西之西縣也白水水名

出武都經西縣東南流言曾擊西縣之丞在白水之北

耳徐廣等說皆非也正義曰括地志云白

於雍南破之正義曰上雍從攻雍棗城先登擊章平軍

好時蔡音胎索隱曰案雍即扶風雍昌縣蔡音台即

也攻城先登陷陣斬縣令丞各一人首十一級虜二十

人遷郎中騎將從擊秦軍騎襄東今索隱曰小顏亦以為襄東在武功縣東南二十里卻敵遷為將軍攻趙賁下郡正義曰岐

槐里柳中咸陽灌廢丘最李奇曰以水灌廢丘也張晏曰最功第一也晉灼曰京輔

也灌謂以水灌廢丘城陷其功最上也李奇曰廢丘即槐里也上有槐里此又言者疑此是卜槐里非也案文

以水灌廢丘其功特最也何者初云槐里稱其新名後言功最是重舉不欲再見其文故因其舊稱廢丘也

至櫟陽正義曰櫟州縣也賜食邑杜之樊鄉索隱曰案杜陵有樊鄉一名御宿樊鄉即樊川也從攻項籍屠蕞棗索隱曰

樊川一名御宿樊鄉即樊川也一名從攻項籍屠蕞棗

有蕞棗城小顏以為攻項籍屠蕞棗合在河南非清河之域明矣今案續漢書郡國志在濟陰宛胸也○正義曰按其時項羽未渡河北冀州信都縣東北五十里蕞棗非

擊破王武程處軍於外黃攻鄒魯瑕丘薛正義曰

樊蜀滕灌傳

在州東南六十二里魯兗州曲阜縣

報立在兗州縣薛在徐州滕縣界

項羽敗漢王於彭

城盡復取魯梁地噲還至滎陽益食平陰二千戶正義曰平

陰故城在濟陽東北五里也以將軍守廣武一歲項羽引而東從高

祖擊項籍下陽夏正義曰夏音假虜楚周將軍卒四千

人圍項籍於陳正義曰陳州大康縣虜楚周將軍卒四千

既死漢王為帝以噲堅守戰有功益食八百戶從高帝

攻反燕王臧荼虜荼定燕地楚王韓信反噲從至陳取

信定楚正義曰更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

舞陽號為舞陽侯除前所食以將軍從高祖攻反韓王

信於代自霍人以往正義曰先累反又蘇果反山寡反

人地理志云後人縣屬太原郡括地志

至雲中正義曰

雲中郡

反燕王友韓王此文法也

王蕭後祖維之喜屬奇否

韓信韓王信之

縣皆朔州善陽縣北三百里定襄故城是也與絳侯等共定之益食千五

百戶因擊陳豨與曷丘臣軍正義曰邢州縣也先登降定清河常山凡二

十七縣殘東垣張晏曰殘有所毀也孟子曰善義謂之殘遷為

左丞相破得綦音其母音無卯一作尹潘軍於無終廣昌正義

軍於參合正義曰在朔州定襄縣界軍所將卒斬韓信破豨胡騎橫

谷正義曰谷音欲蓋在代斬將軍趙既虜代丞相馮梁守孫奮大

將王黃將軍大卜太僕解福正義曰姓名等十人與諸將共

定代鄉邑七十三其後燕王盧綰反噲以相國擊盧綰

破其丞相抵薊南索隱曰抵音丁禮反抵訓至一云抵者丞相之名定燕地凡

樊噲滕灌傳

縣十八鄉邑五十一益食邑千二百戶定食舞陽五千

四百戶從斬首百七十六級虜二百八十八人別破軍

七下城五定郡六縣五十二得丞相一人將軍十二人

二千石已下至三百石十一人噲以呂后女弟呂須為

婦生子伉故其比諸將最親先黥布反時高祖嘗病甚

惡見人卧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群臣群臣絳灌等莫敢

入十餘日噲乃捫闥直入正義曰宮中小門大臣隨之上獨枕

一官者卧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

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大

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官者絕乎且陛下獨

不見趙高之事乎高帝笑而起其後盧綰反高帝使噲

集覽顧獨与官者絕句禮及  
楊稅一宦官卧而謝絕大臣

以相國擊燕是時高帝病甚人有惡噲黨於呂氏即上一日宮車晏駕則噲欲以兵盡誅滅戚氏趙王如意之屬高帝聞之大怒乃使陳平載絳侯代將而即軍中斬噲陳平畏呂后執噲詣長安至則高祖已崩呂后釋噲使復爵邑孝惠六年樊噲卒謚為武侯子伉代侯而伉母呂須亦為臨光侯高后時用事專權大臣盡畏之伉代侯九歲高侯崩大臣誅諸呂呂須媿屬索隱曰因誅伉舞陽侯中絕數月孝文帝既立乃復封噲他庶子市人為舞陽侯復故爵邑市人立二十九歲卒謚為荒侯子他廣代侯六歲侯家舍人得罪他廣怨之乃上書曰荒侯市人病不能為人正義曰言不能行人道令其夫人與其弟

樊鄴滕灌傳

漢書列士

分

亂而生他廣他廣實非荒侯子不當代後詔下吏孝景

中六年他廣奪侯為庶人國除索隱曰案漢書平帝元始二年封噲玄孫之子

章為舞陽侯邑千戶

曲周侯正義曰故城在洛州鄠商者高陽人索隱曰鄠音歷高陽

聚名屬陳留正義曰陳勝起時商聚少年東西略人

得數千沛公略地至陳留六月餘徐廣曰月表曰二十世

二世三年二月襲陳留用鄠食其策起兵至此十九月

矣食其傳曰既說高帝已乃言其弟商使從沛公也○

索隱曰事與鄠生傳及年表小不同蓋史官意異也○

正義曰徐注非也言商先東西畧得數千人及沛公畧

地至陳留商起兵乃六月餘商以將卒四千人屬沛公

於岐索隱曰此地名關蓋在河南陳鄭之界○正義曰

若鄠商為將將陳留兵與借攻開封鄠生傳云沛公引

兵隨之乃下陳留為廣陽君言其弟鄠商使將數千人

破

從沛公西南畧地此傳云屬沛公於破從攻長社  
 長社按紀傳此說破當與陳留高陽相近也從攻長社  
 先登賜爵封信成君從沛公攻緱氏絕河津破秦軍洛  
 陽東從攻下宛獲定十七縣別將攻旬關漢書音義曰旬陽縣旬水上之關也定漢中項羽滅秦立沛公為  
 漢王漢王賜商爵信成君以將軍為隴西都尉別將定  
 北地正義曰上郡破雍將軍烏氏音支○索隱曰烏音於然  
 反氏音支縣名屬安定漢書云破章邯別將也周類軍  
 拘邑索隱曰拘邑在幽州地蘇軾軍於泥陽徐廣曰軾一作  
 索隱曰北地縣名馭者龍馬也正義曰故城在寧州  
 羅川縣北三十一里泥谷水源出羅川縣東北泥陽源  
 側有泉於泥中潛流二十餘步而流入泥谷又有泥陽湫在縣東北四十里賜食邑武成六  
 千戶正義曰縣在華州以隴西都尉從擊項籍軍五月

樊鄴滕灌傳

郡

出鉅野與鍾離昧戰疾鬪受梁相國印益食邑四千元  
 以梁相國將從擊項羽二歲三月攻胡陵項羽既已死  
 漢王為帝其秋燕王臧荼反商以將軍從擊荼戰龍脫  
 徐廣曰在燕趙之界駟案漢書音義曰地名○索隱曰其地關先登陷陣破荼軍易下  
 正義易州易縣郤敵遷為右丞相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  
 勿絕食邑五千戶正義曰號曰涿侯以右丞相別定  
 上谷正義曰因攻代受趙相國印以右丞相趙相國別  
 與絳侯等定代鴈門得代丞相程縱守相郭同將軍已  
 下至六百石十九人還以將軍為太上皇衛一歲七月  
 以右丞相擊陳豨殘東垣又以右丞相從高帝擊黥布  
 攻其前拒徐廣曰一作和駟謂拒方陳拒音矩○索隱曰拒音巨鄒氏引左傳有左拒右拒徐云一

作和軍門也漢書作前垣小顏以為攻其壁陷兩陳  
壘之垣也李奇以為前鋒堅蔽若垣墻非也  
得以破布軍更食曲周五千一百戶除前所食凡別破  
軍三降定郡六縣七十三得丞相守相大將各一人小  
將二人二千石已下至六百石十九人商事孝惠高后  
時商病不治文穎曰不能治官事其子寄字況索隱曰鄴寄字也鄒氏本作兄亦音  
況與呂祿善及高后崩大臣欲誅諸呂呂祿為將軍軍  
於北軍大尉勃不得入北軍於是乃使人劫酈商令其  
子況給呂祿索隱曰給欺也諫也音待呂祿信之故與出游而太尉  
勃乃得入據北軍遂誅諸呂是歲商卒謚為景侯子寄  
代侯天下稱酈况賣交也班固曰夫賣交者謂見利而忘義也若寄父為功臣而又  
執劫雖推呂祿以安社稷詎存君親可也孝景前三年吳楚齊趙反上以寄

樊鄴滕灌傳

友

樊

為將軍圍趙城十月不能下得俞侯藥布俞音舒○索隱曰俞音餽  
縣名又音輸在河東地自平齊來乃下趙城滅趙王自殺除國孝  
景中二年寄欲取平原君為夫人蘇林曰景帝王皇后母臧兒也景帝  
怒下寄更有罪奪侯景帝乃以商他子堅封為繆侯徐廣曰世  
曰繆者更封邑名謚曰靖○索隱曰繆音穆邑也漢書無謚續酈氏後繆靖侯卒子  
康侯遂成立遂成卒子懷侯世宗立徐廣曰世一作他世宗卒  
子侯終根立為太常坐法國除  
汝陰侯正義曰汝陰即今陽城夏侯嬰沛人也為沛厯司御索隱曰索  
楚漢春秋云滕公為御也每送使客還過沛泗上亭與高祖語未嘗  
不移日也嬰已而試補縣吏與高祖相愛高祖戲而傷  
嬰人有告高祖帝昭曰告白也高祖時為亭長重坐傷

漢書列十一

靖

人如傳曰為吏傷告故不傷嬰鄧良曰律有故乞鞠高

人其罪重也曰案晉灼云獄結竟呼囚鞠語罪嬰證之後獄覆索隱

狀囚若稱枉欲乞鞠者許之也嬰坐高祖繫歲餘掠笞數百

終以是脫高祖高祖之初與徒屬欲攻沛也嬰時以縣

令史為高祖使上降沛一日正義曰上為于偽反使所

祖迎高高祖為沛公賜嬰爵七大夫以為太僕從攻胡陵

嬰與蕭何降泗水監平張晏曰胡陵平所止縣平以胡

陵降賜嬰爵五大夫從擊秦軍碭東攻濟陽下戶牖破

李由軍雍丘下以兵車趣攻戰疾賜爵執帛常以太僕

奉車從擊章邯軍東阿濮陽下以兵車趣攻戰疾破之

賜爵執珪復常奉車從擊趙賁軍開封揚熊軍曲遇嬰

樊鄴滕灌傳

從捕虜六十八人降卒八百五十人得印一索隱曰

車趣攻戰疾賜爵封轉為滕公徐廣曰今也嬰常從

攻南陽戰於藍田芷陽索隱曰芷音止地名以兵車趣

攻戰疾至霸上項羽至滅秦立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嬰

爵列侯號昭平侯復為太僕從入蜀漢還定三秦從擊

項籍至彭城項羽大破漢軍漢王敗不利馳去見孝惠

魯元載之漢王急馬罷虜在後常蹶兩兒欲棄之索隱

嬰常收竟載之徐行面雍樹乃

嬰常收竟載之徐行面雍樹乃

馳云古者皆立乘嬰恐小兒各置一面雍樹持之樹立

面雍樹乃馳索隱曰面雍樹乃馳索隱曰面雍樹乃馳索隱曰面雍樹乃馳索隱曰

風陽



樊鄴滕灌傳

也蘇林曰南陽人謂抱小兒為擁樹面者大人以面背  
 向臨之小兒抱大人頭似懸樹也○索隱曰蘇林與晉  
 灼皆同今則無其言或當時漢王怒行欲斬嬰者十餘  
 有此說其應服之說蓋昧也漢王怒行欲斬嬰者十餘  
 卒得脫而致孝惠曾元於豐漢王既至滎陽收散兵復  
 振賜嬰食祈陽徐廣曰祈一作祈○索隱曰蓋復常奉  
 車從擊項籍追至陳卒定楚至魯益食茲氏索隱曰縣  
志屬太原漢王立為帝其秋燕王臧荼反嬰以太僕從擊荼  
 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更食汝陰剖符世世勿絕以太  
 僕從擊代至武泉雲中索隱曰地理志武泉屬雲中○  
正義曰二縣在朔州善陽縣界益食千戶因從擊韓信軍胡騎晉陽旁大破之追北至  
 平城為胡所圍七日不得通高帝使使厚遺閼氏冒頓  
 開圍一角高帝出欲馳嬰固徐行弩皆持滿外向卒得

脫益食嬰細陽千戶索隱曰地理志云屬汝南復以太僕從擊胡騎

句注北大破之以大僕擊胡騎平城南三陷陳功為多

賜所奪邑五百戶漢書音義曰時有罪過奪邑者以賜之以太僕擊陳豨

黥布軍陷陳郤敵益食千戶定食汝陰六千九百戶除

前所食嬰自上初起沛常為太僕竟高祖崩以太僕事

孝惠孝惠帝及高后德嬰之脫孝惠曾元於下邑之間

也正義曰宋州碭山縣乃賜嬰縣北第一曰近我以尊異之孝

惠帝崩以太僕事高后高后崩代王之來嬰以太僕與

東車僕入清宮廢少帝以天子法駕迎代王代邸與大

臣共立為孝文皇帝復為太僕八歲卒謚為文侯索隱曰案

兆氏云三輔故事曰滕文公墓在飲馬橋東大道南俗謂之馬冢博物志曰公卿送嬰葬至東都門外馬不行

指地悲鳴得石椁有銘曰佳城喬喬三千子更侯竈立  
七年卒子共侯賜立三十一年卒子侯頗尚平陽公主  
立十九歲元鼎二年坐與父御婢姦罪自殺國除

穎陰侯正義曰今陳州南頓縣西灌嬰者睢陽敗繒者

也正義曰宋州宋城縣高祖之為沛公略地至雍丘下章邯敗殺

項梁而沛公還軍於碭嬰初以中涓從擊破東郡尉於

成武及秦軍於扛里疾鬪賜爵七大夫從攻秦軍亳南

開封曲遇戰疾力服虔曰疾攻之也賜爵執帛號宣陵君從攻

陽武以西至雒陽破秦軍尸北北絕河津南破南陽守

齟陽城東遂定南陽郡西入武關戰於藍田疾力至霸

上賜爵執珪號昌文君索隱曰亦稱宣陵君皆非爵士加美號耳沛公立為

漢書列士傳

漢王拜嬰為郎中從入漢中十月拜為中謁者從還定

三秦下櫟陽降塞王還圍章邯於廢立未拔從東出臨

晉關擊降殺王定其地擊項羽將龍且魏相項他軍定

陶南疾戰破之賜嬰爵列侯號昌文侯食杜平鄉索隱曰謂

食杜縣之平鄉復以中謁者從降下碭以至彭城項羽擊大破

漢王漢王遁而西嬰從還軍於雍丘王武魏公申徒反

張晏曰秦將降為公今反從擊破之攻下黃正義曰故城在曹州西

收兵軍於滎陽楚騎來衆漢王乃擇軍中可為車騎將

者皆推故秦騎士重泉人徐廣曰重泉屬馮翊○正義曰故城在同州蒲城縣東南

四十李必駱甲習騎兵今為校尉可為騎將索隱曰必

也姚氏案漢紀桓帝延熹二年追錄高祖功漢王欲拜

李必後黃門丞李遂為晉陽關內侯也

外

知禮謂註

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軍不信臣臣願得大王左右善  
騎者傳之如淳曰傳音附猶言隨從者灌嬰雖少然數力戰乃拜灌  
嬰為中大夫令李必駱甲為左右校尉將郎中騎兵擊  
楚騎於滎陽東大破之受詔別擊楚軍後絕其餉道起  
陽武至襄邑擊項羽之將項冠於魯下破之所將卒斬  
右司馬騎將各一人張晏曰主右方擊破拓公王武軍之馬左亦如之  
於燕西徐廣曰拓屬陳○索隱曰案武拓縣令也○正義曰拓屬淮陽國按滑州許州本南燕國也  
所將卒斬樓煩將伍人李奇曰樓煩縣名其人善騎射故以名射士為樓煩取其美稱  
未必樓煩人也張晏曰樓煩胡國名連尹一人張晏曰大夫楚官○索隱曰案左傳莫敖連尹宮既  
是擊王武別將桓嬰白馬下破之所將卒斬都尉一人  
以騎渡河南送漢王到雒陽使北迎相國韓信軍於邯

樊鄧滕灌傳

鄧還至數倉嬰遷為御史大夫三年以列侯食邑杜平  
鄉以御史大夫受詔將郎中騎兵東屬相國韓信擊破  
齊軍於歷下所將卒虜車騎將軍華毋傷及將吏四十  
六人降下臨菑得齊守相田光追齊相田橫至贏博破  
其騎所將卒斬騎將一人生得騎將四入攻下贏博破  
齊將軍田吸於千乘所將卒斬吸東從韓信攻龍且留  
公於高密索隱曰留縣令稱公旋其名高密縣名在北海漢書作假密假密地名不知所在未知孰是耳○正義曰留縣在沛郡公其令卒斬龍且文穎曰生得右司馬連尹所將卒  
各一人樓煩將十人身生得亞將周蘭齊地已定韓信  
自立為齊王使嬰別將擊楚將公杲於魯北破之轉南  
破薛郡長身虜騎將一人攻博陽前至下相以東南僮

旋

取慮徐索隱曰取音秋慮音問取又音度淮盡降其城

邑至廣陵漢書音義曰住廣陵以禦敵○正義曰謂從

也項羽使項聲薛公郊公復定淮北嬰度淮北擊破項

聲郊公下邳正義曰邳音斬薛公下下邳擊破楚騎於

平陽索隱曰小顏云此平陽在東郡地理志太山有東

徐州東南六十二里按鄒縣去徐州縣界四十餘里者也遂降彭城虜柱國項佗

降留薛沛鄼蕭相攻苦譙正義曰戶復得亞將周蘭與

漢王會願鄉徐黃曰苦縣有願鄉從擊項籍軍於陳下

破之所將卒斬樓煩將二人虜騎將八人賜益食邑二

千五百戶項籍敗垓下去也嬰以御史大夫受詔將軍

騎別追項籍至東城正義曰縣在濠州定破之所將卒

樊鄴滕灌傳

五人共斬項籍皆賜爵列侯降左右司馬各一人卒萬

二千人盡得其軍將吏下東城歷陽正義曰和州歷陽

渡江破吳郡長吳下如淳曰雒長之長也○索隱曰下

長非也○正義曰今蘇州也按如說非也吳郡長即吳

郡守也一破吳郡長兵於吳城下而得吳郡守身也

得吳守遂定吳豫章會稽郡還定淮北凡五十二縣漢

王立為皇帝賜益嬰邑三千戶其秋以車騎將軍從擊

破燕王臧荼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還部符世世勿絕

食穎陰二千五百戶號曰穎陰侯以車騎將軍從擊反

韓王信於代至馬邑受詔別降樓煩以北六縣斬代左

相破胡騎於武泉北正義曰縣名在朔復從擊韓信胡

騎晉陽下所將卒斬胡白題將一人服虔曰受詔并將

謝曰白題ハヒタヒトル也  
而更而北遠過有白題胡人負

燕趙齊梁楚車騎擊破胡騎於若石服虔曰若音沙○索隱曰劉氏音千反至平城為胡所圍從還軍東垣從擊陳豨受詔別攻豨丞相侯敞軍曲逆下破之卒斬敞及特將五人文穎曰特一之降曲逆盧奴上曲陽安國安平正義曰盧奴定州安喜縣是曲陽定州曲陽縣是安平州曲陽縣是安平攻下東垣黥布反呂車騎將軍先出攻布別將於相破之斬亞將樓煩將三人又進擊破布上柱國軍及大司馬軍又進破布別將肥誅徐廣曰一作徐漢書作肥誅嬰身生得左司馬一人所將卒斬其小將十人追北至淮上益食二千五百戶布已破高帝歸定令嬰食潁陰五千戶除前所食邑凡從得二千石二人別破軍十六降城四十六定國一郡二縣五十二得將軍二

樊鄴滕灌傳

人柱國相國各一人二千石十人嬰自破布歸高帝崩嬰以列侯事孝惠帝及呂太后太后崩呂祿等以趙王自置為將軍軍長安為亂齊哀王聞之舉兵西且入誅不當為王者上將軍呂祿聞之乃遣嬰為大將將軍往擊之嬰行至滎陽乃與絳侯等謀因屯兵滎陽風齊王呂誅呂氏事正義曰風齊兵止不前絳侯等既誅諸呂齊王罷兵歸嬰亦罷兵自滎陽歸與絳侯陳平共立代王為孝文皇帝孝文皇帝於是益封嬰三千戶賜黃金千斤拜為大尉三歲絳侯勅免相就國嬰為丞相罷大尉官是歲匈奴大入北地上郡令丞相嬰將騎八萬五千往擊匈奴匈奴去濟北王反詔乃罷嬰之兵後歲餘

嬰以丞相卒謚曰懿侯子平侯阿代侯二十八年卒子  
彊代侯十二年彊有罪絕二歲元光三年天子封灌嬰  
孫賢為臨汝侯續灌氏後八歲坐行賕有罪國除  
太史公曰吾適豐沛問其遺老觀故蕭曹樊噲滕公之  
家及其素異哉所聞方其鼓刀屠狗賣繒之時豈自知  
附驥之尾垂名漢庭德流子孫哉余與他廣通為言高  
祖功臣之興時若此云

之功委具則從他廣而得其事故備也

索隱曰索他廣樊噲之孫後失封蓋嘗評太史公序蕭曹樊滕

索隱述贊曰

聖賢影嚮

雲蒸龍變

屠狗販繒

攻城野戰

扶義西上

受封南面

樊鄴滕灌傳

鄴況賣交

舞陽內援

滕灌更王

奕葉繁衍

樊鄴滕灌列傳第三十五

史記九十五

賦居留天  
說文以斯  
在法謝之

余本

自序傳抄云傳本列教世之丞相者七國定則丞相執政焉

漢書列傳三

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史記九十六

張丞相蒼者陽武人也

索隱曰案縣名屬陳留也

好書律

曆秦時為御史主柱下方書

如淳曰方版也謂書事在版上者也秦以上置柱下

中蒼為御史主其事或曰四方文書○索隱曰周秦皆

有柱下史謂御史也所掌及侍立恒在殿柱之下故老

聃為周柱下史今蒼在秦代亦居斯職方書者方板謂

小事書於板也或曰主四方文書也姚氏以為下云明

謂天下圖書計籍主郡上計則方為四方文書者是也

有罪亡歸及沛公略地過

陽武蒼以客從攻南陽蒼坐法當斬解衣伏質

索隱曰質鐵也身長大肥白如瓠時王陵見而怪其美士乃言沛

質本鑽或作鑽質楊

從

張相

漢書列傳三

以蒼為代相備邊寇已而徙為趙相相趙主耳耳宰相  
 趙王敖復徙相代王燕王臧荼反高祖往擊之蒼以代  
 相從攻臧荼有功以六年中封為北平侯食邑千二百  
 戶遷為計相文選曰能計故號曰計相一月更以列侯為主計四歲  
張晏曰以列侯典按郡國簿書如淳曰以其所主因以  
為官號與計相同時所卒立非久施也○索隱曰謂改  
計相之名更名主計也此蓋權時立號也是時蕭何為相國而張蒼乃自秦  
 時為柱下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蒼又善用筭律曆故  
 令蒼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黥布反亡漢立  
 皇子長為淮南王而張蒼相之十四年遷為御史大夫  
 周昌者沛人也其從兄曰周苛秦時皆為泗水卒史及  
 高祖起沛擊破泗水守監於是周昌周苛自卒史從沛

張相丞傳

沛法  
周昌志反者職字也

公沛公以周昌為職志

徐廣曰主旗幟之屬○索隱曰  
官名也職主也志旗幟也謂掌  
旗幟之官也周苛為客張晏曰為帳下從入關破秦沛  
音昌志反

公立為漢王以周苛為御史大夫周昌為中尉漢王四  
 年楚圍漢王滎陽急漢王遣出去而使周苛守滎陽城  
 楚破滎陽城欲令周苛將苛罵曰若趣降漢王不然今  
 為虜矣項羽怒亨周苛徐廣曰四月也於是乃拜周昌為御  
 史大夫常從擊破項籍以六年中與蕭曹等俱封封周  
 昌為汾陰侯周苛子周成以父死事封為高景侯徐廣曰元  
年封封三十九年文帝昌為人彊力敢直言自蕭曹等  
後元四年謀反死國除皆卑下之昌嘗燕時入奏事漢書音義曰以高帝方擁  
上宴時入奏事戚姬昌還走高帝逐得騎周昌項問曰我何如主也昌

昌曰燕字胡文

昌曰擁抱



通鑑上謂臣等曰以口吃故重  
言期釋曰期沈心積積曰  
注期心然則期字雖刻實是  
近義言是近當如此其目出  
傳云言期者為亦字沈同  
宋稱曰字官本臣口不能言  
然臣期之知夫不可漸至然心知  
期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之  
不奉詔者據此則前之二時其  
後之二時亦可為期月君臣  
期知不可不為無善美又  
顧注元無每字

仰曰陛下即桀紂之主也於是上笑之然尤憚周昌及  
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為太子大臣固爭之莫  
能得上以留侯策即死而周昌廷爭之疆上問其說昌  
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知其不可  
曰期以口吃每語陛下雖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  
故重言期期也  
欣然而笑既罷呂后側耳於東廂聽  
韋昭曰殿東堂也  
索隱曰小顏云正  
寢之東西室皆號曰見周昌為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  
指言似箱篋之形也  
索隱曰幾  
是後戚姬子如意為趙王年十歲高祖憂即  
萬歲之後不全也趙堯年少為符璽御史趙人方與公  
孟康曰方與縣名公其謂御史大夫周昌曰君之史趙  
號堯曰方與縣令也  
堯年雖少然竒才也君必異之是且代君之位周昌笑

張丞相傳

跪本

高

有邪邪此非

者

曰堯年少刀筆吏耳  
正義曰古用簡禮書有錯謬何能  
至是乎居頃之趙堯侍高祖高祖獨心不樂悲歌群臣  
不知上之所以然趙堯進請問曰陛下所為不樂非為  
趙王年少而戚夫人與呂后有邪邪備萬歲之後而趙  
王不能自全乎高祖曰然吾私憂之不知所出  
其計所出也堯曰陛下獨宜為趙王置貴疆相及呂后太子  
群臣素所敬憚乃可高祖曰然吾念之欲如是而羣臣  
誰可者堯曰御史大夫周昌其人有堅忍質直且自呂  
后太子及大臣皆素敬憚之獨昌可高祖曰善於是乃  
召周昌謂曰吾欲固煩公公疆為我相趙王  
正義曰桓  
使周相趙不如使取呂后家女為妃  
令戚夫人善事呂后則如意無憂也  
周昌泣曰臣初起

禮當作

從陛下陛下獨柰何中道而棄之於諸侯乎高祖曰吾極知其左遷索隱曰諸侯王表有左官之律常昭以為左猶下也禁不得下仕於諸王也然地道尊右右貴左賤故謂貶然吾私憂趙王念非公無可者秩為左遷他皆此類公不得已彊行於是徙御史大夫周昌為趙相既行又之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以為御史大夫者熟視趙堯曰無以易堯遂拜趙堯為御史大夫徐廣曰十年也堯亦前有軍功食邑及以御史大夫從擊陳豨有功封為江邑侯徐廣曰十一年高祖崩呂太后使使召趙王其相周昌令王稱疾不行使者三反周昌固為不遣趙王於是高后患之乃使使召周昌周昌至謁高后高后怒而罵周昌曰爾不知我之怨戚氏乎而不遣趙王何昌既徵

張丞相傳

高后使使召趙王趙王果來至長安月餘飲藥而死周昌因謝病不朝見三歲而死徐廣曰謚悼也○索隱曰謚悼常昭云或謚惠非也漢書又曰傳子至孫意有罪國除景帝復封昌孫左車為安陽侯有罪國除也後五歲正義曰高后之年高后聞御史大夫江邑侯趙堯高祖時定趙王如意之畫乃抵堯罪徐廣曰呂后元年國除以廣阿侯任敖為御史大夫

任敖者故沛獄吏高祖嘗辟吏正義曰上音避吏繫呂后遇之不謹任敖素善高祖怒擊傷主呂后吏及高祖初起敖以客從為御史守豐二歲高祖立為漢王東擊項籍敖遷為上黨守陳豨反時敖堅守封為廣阿侯食千八百戶高后時為御史大夫三歲免徐廣曰文帝二年任敖卒謚懿侯魯孫越人元

漢書列傳

鼎二年為大常坐酒酸國除鞫案漢書任敖孝文元年  
 薨徐誤也。○索隱曰皆徐氏據漢書為記而誤云二年  
 裴駟又引任安書證為得其實。○正義曰按史記書表  
 云孝文二年卒漢表又云封九十年卒計高祖十一年  
 封到文帝二年則十九年矣而漢書以平陽侯曹窋為  
 御史大夫高后崩不與大臣共誅呂祿等免以淮南相  
 張蒼為御史大夫蒼與絳侯等尊立代王為孝文皇帝  
 四年丞相灌嬰卒張蒼為丞相自漢興至孝文二十餘  
 年會天下初定將相公卿皆軍吏張蒼為計相時緒正  
 律曆文穎曰緒尋也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因故秦時  
 本以十月為歲首弗革推五德之運以為漢當水德之  
 時尚黑如故正義曰姚察云蒼是秦人猶用推五勝吹  
 律調樂人之音聲及比定律令如淳曰比謂五音清濁  
 各有所以定十二

張丞相傳

以

酒廩酒之  
九十九

月律之法令於樂官使長行之黃曰謂以此故取類以  
 定法律與條令也。○正義曰比音鼻或音必復反謂比  
 也。若百工天下作程品如淳曰若順也百工為器物皆  
 順晉灼曰若頭及之辭至於為丞相卒就之故漢家言  
 律曆者本之張蒼蒼本好書無所不觀無所不通而尤  
 善律曆漢書曰著書十八張蒼德王陵王陵者安國侯  
 也及蒼貴常父事王陵陵死後蒼為丞相洗沐常先朝  
 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家蒼為丞相十餘年魯人公孫  
 臣上書言漢土德時其符有黃龍當見詔下其議張蒼  
 張蒼以為非是罷之其後黃龍見成紀於是文帝召公  
 孫臣以為博士草土德之曆制度更元年張丞相由此  
 自絀謝病稱老蒼任人為中候張晏曰所選保任者大

漢書列士傳曰今之孝以年  
張者曰摩張以足踏者張  
蹶音厥摩布李切

為姦利上以讓蒼蒼遂病免蒼為丞相十五歲而免孝

景前五年蒼卒謚為文侯子康代侯八年卒子類徐廣曰一

音贖代為侯八年坐臨諸侯喪後就位不敬國除索隱曰宋

漢書云傳子至孫類有罪國除今此文康代八初張蒼

父長不滿五尺及生蒼蒼長八尺餘為侯丞相蒼子復

長漢書云及孫類長六尺餘坐法失侯蒼之免相後老

口中無齒食乳女子為乳母妻妾以百數嘗孕者不復

幸蒼年百有餘歲而卒

申屠丞相嘉者梁人以材官蹶張徐廣曰勇健有材力

索隱曰孟康曰主張強弩蹶音其月反漢令曰蹶張士

也百人從高帝擊項籍遷為隊率索隱曰從擊黥布軍為

張丞相傳

都尉孝惠時為淮陽守孝文帝元年舉故吏士二千石

從高皇帝者悉以為關內侯食邑二十四人而申屠嘉

食邑五百戶張蒼已為丞相嘉遷為御史大夫張蒼免

相徐廣曰後孝文帝欲用皇后弟竇廣國為丞相曰恐

天下以吾私廣國廣國賢有行故欲相之念父之不可

而高帝時大臣又皆多死餘見無可者乃以御史大夫

嘉為丞相因故邑封為故安侯正義曰今易州界武陽

嘉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大中大夫鄧通方隆愛

幸賞賜累巨萬文帝嘗燕飲通家其寵如是是時丞相

入朝而通居上傍有怠慢之禮丞相奏事畢因言曰陛

下愛幸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

講云諸侯自他國朝天子時入朝  
上命本然入朝不可之

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坐府中嘉為檄召鄧通詣丞相府  
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文帝文帝曰汝弟往吾今使人  
召若通至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如故不為  
禮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  
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如淳曰嘉語其吏通頓首首盡  
出血不解文帝度丞相已困通使使者持節召通而謝  
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釋之鄧通既至為文帝泣曰丞相  
幾殺臣嘉為丞相五歲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二年鼂  
錯為內史貴幸用事諸法令多所請變更議以謫罰侵  
削諸侯而丞相嘉自絀所言不用疾錯錯為內史門東  
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堧垣服虔曰

張相丞傳

也如淳曰喫音畏喫之喫。索隱曰嘉聞之欲因此以

法錯擅穿宗廟垣為門奏請誅錯錯客有語錯錯恐夜

入宮上謁自歸景帝正義曰自歸至朝丞相奏請誅內史

錯景帝曰錯所穿非真廟垣乃外堧垣故他官居其中

索隱曰漢書作且又我使為之錯無罪罷朝嘉謂長史

宄官謂散官曰吾悔不先斬錯乃先請之為錯所賣至舍因歐血而

死謚為節侯子共侯慶代三年卒子侯去病代三十一

年卒徐廣曰一本無此去病而云共侯子侯史代六歲

坐為九江太守受故官送有罪國除自申屠嘉死之後

景帝時開封侯陶青桃侯劉舍為丞相徐廣曰陶青高

子也謚夷劉舍本項氏親也賜姓及今上時柏至侯許

劉氏父襄佐高祖有功舍謚哀侯

昌

徐廣曰高祖功臣許溫之孫謚哀侯

平棘侯薛澤

徐廣曰高祖功臣薛歐之孫平棘

節侯武彊侯莊青翟

徐廣曰高祖功臣莊不識之孫

高陵侯趙周

徐廣曰周

父夷吾為楚王戊

等為丞相皆以列侯

繼嗣姬姬

徐廣曰姬

音七角反一作斷一作斷

太傅諫爭而死

尚書斷斷

廉謹為丞相備員而已無所能發明功名有

著於當世者

太史公曰張蒼文學律曆為漢名相而絀賈生公孫臣

等言正朔服色事而不遵明用秦之顛項曆何哉

張晏曰不

考經典專用顛項曆何哉

周昌木彊人也

正義曰言其質直強如木石焉

任敖以

舊德用

張晏曰謂傷辱呂后吏

申屠嘉可謂剛毅守節矣然無術

學殆與蕭曹陳平異矣孝武時丞相多甚不記莫錄其

張丞相傳

行起居狀略且紀征和以來有車丞相長陵人也

名千秋

卒而有韋丞相代

索隱曰自車千秋以下皆褚先生等所記然丞相傳都省畧漢書則備

韋丞相賢者魯人也以讀書術為吏至大鴻臚有相工

相之當至丞相有男四人使相工相之至第二子其名

玄成相工曰此子貴當封韋丞相言曰我即為丞相有

長子是安從得之後竟為丞相病死而長子有罪論不

得嗣而立玄成玄成時佯狂不肯立竟立之有讓國之

名後坐騎至廟不敬有詔奪爵一級為關內侯失列侯

得食其故國邑韋丞相卒有魏丞相代

魏丞相相者濟陰人也以文吏至丞相其人好武皆令

諸吏帶劍帶劍前奏事或有不帶劍者當入奏事至乃

借劍而敢入奏事其時京兆尹趙君名廣漢丞相奏以免  
罪使人執魏丞相欲求脫罪而不聽復使人脅恐魏丞  
相以夫人賊殺侍婢事而私獨奏請驗之發更卒至丞  
相舍捕奴婢笞擊問之實不以兵刃殺也而丞相司直  
繫君索隱曰繫君姓也音波奏京兆尹趙君迫脅丞相誣以夫人賊  
殺婢發更卒圍捕丞相舍不道又得擅屏騎士事趙京  
兆坐要斬又有使掾陳平等劾中尚書疑以獨擅劫事  
而坐之大不敬長史以下皆坐死或下蠶室而魏丞相  
竟以丞相病死子嗣後坐騎至廟不敬有詔奪爵一級  
為關內侯失列侯得食其故國邑魏丞相卒以御史大  
夫邴吉代

張丞相傳

邴丞相吉者魯國人也以讀書好法令至御史大夫孝  
宣帝時以有舊故封為列侯而因為丞相明於事有大  
智後世稱之以丞相病死子顯嗣後坐騎至廟不敬有  
詔奪爵一級失列侯得食故國邑顯為更至大僕坐官  
耗亂身及子男有姦賊免為庶人邴丞相卒黃丞相代  
長安中有善相工田文者與韋丞相魏丞相邴丞相微  
賤時會於客家田文言曰今此三君者皆丞相也其後  
三人竟更相代為丞相是何見之明也

黃丞相霸者淮陽人也以讀書為更至潁州太守治潁  
川以禮義條教喻告化之犯法者風曉令自殺化大行  
名聲聞孝宣帝下制曰潁川太守霸以宣布詔令治民

道不拾遺男女異路獄中無重囚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徵為京兆尹而至丞相復以禮義為治以丞相病死子嗣後為列侯黃丞相卒以御史大夫于定國代于丞相已有廷尉傳在張廷尉語中于丞相去御史大夫韋玄成代

韋丞相玄成者即前韋丞相子也代父後失列侯其人少時好讀書明於詩論語為更至衛尉徙為太子太傅御史大夫薛君免名廣德也為御史大夫于丞相乞骸骨免而為丞相因封故邑為扶陽侯數年病死孝元帝親臨喪賜賞甚厚子嗣後其治容容隨世俗浮沉而見謂諂巧而相工本謂之當為侯代父而後失之復自游官而

張丞相傳

容傳

起至丞相父子俱為丞相世間美之豈不命哉相工其先知之韋丞相卒御史大夫匡衡代

丞相匡衡者東海人也好讀書從博士受詩家貧衡傭作以給食飲才下數射策不中至九乃中丙科其經以不中科故明習補平原文學卒史數年郡不尊敬御史徵之以補百石屬薦為郎而補博士拜為太子少傅而事孝元帝孝元好詩而遷為光祿勳居殿中為師授教左右而縣官坐其旁聽甚善之日以尊貴御史大夫鄭玄坐事免而匡君為御史大夫歲餘韋丞相死匡君代為丞相封樂安侯以十年之間不出長安城門而至丞相豈非遇時而命也哉深惟士之游官所以至封侯者

縣官有天子之尊也



集覽曰古曰物故謂死也言其  
同於鬼物而故之說不較片  
言死但云其所服用之物得已  
故有案德曰魏李訪問物  
改之義於高堂隆各曰關之  
先而云物無故事之言死者無  
所後能於事之

微甚徐廣曰一作微然多至御史大夫即去者諸為大夫而

丞相次也其心冀幸丞相物故也高堂隆降答魏朝訪曰物無也故事也言無

復所能於事或乃陰私相毀害欲代之然守之日久不得或

為之日少而得之至于封侯真命也夫御史大夫鄭君

守之數年不得匡君居之未滿歲而韋丞相死即代之

矣豈可以智巧得哉多有賢聖之才困危不得者衆其

也索隱曰案此論匡衡已來事則後人所述也或亦稱太史公其序述淺陋以何誣也

索隱述贊曰

張蒼主計

天下作程

孫臣始絀

秦曆尚行

御史亞相

相國阿衡

申屠面折

周子廷爭

其他媸媸

張丞相傳

無所發明

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史記九十六



降下隆

A rectangular table with 10 vertical columns and a double-line border. The table is empty and occupies the right half of the page.

--	--	--	--	--	--	--	--	--	--

十  
九  
十  
六

110X
557
34